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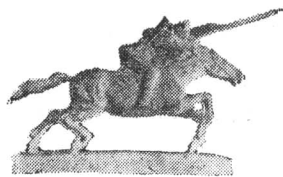


边塞风啸

许特生

边塞风啸

许 特 生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新疆边防前线军民反修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

一九六二年，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在我国新疆伊宁、塔城一带策动和胁迫我公民出境，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政权，侵吞我国的大好河山，遭到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作品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描写了我生产建设兵团战士和人民公社牧民组成的一支队伍，在转场过程中，粉碎里通外国的特务分子的破坏阴谋，胜利地到达边境前哨，配合我边防部队，巩固和加强国防的斗争故事。

作品通过激烈的矛盾冲突和曲折的情节，着重塑造了连队政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张大海的英雄形象，还塑造了哈萨克牧民、大队党支部书记哈比肯，女知识青年舒玉，以及排长强勇，哈萨克牧民阿依提拜、艾比加尔汗等英雄群像。展示了六十年代初，我国人民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和不屈不挠的革命气概。

作品时代感强，边疆草原生活气息浓郁，人物语言的民族化方面颇具特色。

本书这次重版，作者进行了修改。

封面设计：炽 卉

边 塞 风 啸

许 特 生 著·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5 $\frac{1}{2}$ ·字数292,000
1976年10月第1版·1979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印数100,001—150,000
书号10137·7604 定价1.05元

第 一 章

—

黎明。

一轮旭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天山，象一个睡醒了的巨人，在霞光里抖落掉重重雾霭，白玉般的身姿横空出世，巍巍而立。

这时候，在天山北麓一片广袤的戈壁上，由远而近，有三个骑马的人，打着红旗，赶着一群羊，在缓缓行进。他们身穿军装，肩挎钢枪，腰上挂着手榴弹。看那风尘仆仆的样子，分明是去执行一项战斗任务。

走在前面的班长张大海，是个身材魁伟，年约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兴奋地眺望着远方。他右手握着一根皮条已经泛白，杆子磨得溜光，把上扎有一束红缨的放羊鞭，左肩右挎的军用挎包，随着马蹄的节奏一颠一颠的跳动。不知是走热了，还是新受领的任务激荡着他，红朴朴的脸上冒着热气。他索性敞开皮大衣，

让它忽闪着。

张大海回头看了看羊群，高喊一声：

“石虎，前面就是草地了，快点赶呀！”

那个叫石虎的战士答应了一声，右手懒洋洋地一挥鞭，嘴里“哧哧”地一阵吆喝。可是羊只象是没有听见，颠着沉甸甸的大尾巴，依旧慢悠悠地走着。他无可奈何地看看羊群，突然猛夹马肚，赶上了张大海。

“唉！这是叫打铁人剃头，当兵的哪能干这号买卖？”石虎没好气地说。

看见石虎那闷闷不乐的样子，另一个战士强勇策马追了上来。他把扛在肩上，写有“前进牧场”四个大字的木牌，在石虎面前一亮，虎势势地说：

“在新疆，当兵的放羊，意义大着哩。拿枪，守卫祖国西大门；放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美气啊！”

强勇比张大海和石虎略小几岁，长得象棵茂壮的榆树，墩墩实实；一张虎生生的圆脸，流露出坚毅的神情；一对圆滚滚的眼珠，闪耀着无畏的光采。

“好比黄牛掉在井里，有劲你也使不出来！”石虎争辩着。他觉得凭自己这粗胳膊大腿，和敌人拚刺刀是手到擒来；就是开荒一天也能崩它两亩地。如今却要起这没有四两重的放羊鞭，真没意思。

“看你，小摊还没支起来，就亮起大牌子来了，你这股气派倒不小！”

强勇跳下马来，将木牌往地上一立，有眼有板地说：

“干啥还能窝头缩脑，人没点气派好比一摊烂泥！”

“好，”张大海深情地望着木牌，心想，“干革命，先举旗，搞生产，先立标！”

“光靠我们三条光杆司令吆喝几只羊就亮出这么大的牌子，不怕人笑掉下巴？”石虎一个劲地摇头。

“管它是笑掉下巴，还是哭断肠，我们的目标正前方，开步走！”强勇如示威似的，将木牌高高地举起。

看着两个人的神态，听着两个人的争论，张大海微微笑着，没有吭声。望着这块木牌，他心潮澎湃。眼前这个年轻战士，心底蕴藏着理想的火焰，敢在这个还不引人注目的起点上，风风火火地扛起这木牌，并大胆地为未来的牧场命名，真有股子气魄。这个小战士，如春天的晨晖，光耀夺目；如草原的白杨，生机勃勃。当然，他也最摸石虎的根底。表面上他是不乐意放牧，实质里是他的思想跟不上已经发展了的形势，对进疆部队转入生产的伟大战略意义认识不清。

是啊，一九五一年的春天，是个不平凡的春天。一年以前，他们还跨着骏马，挥舞战刀，从风云滚滚的祁连山开进辽阔的新疆大地，追剿由美帝国主义间谍操纵的乌斯满匪徒；一年后的今天，连征途上的尘埃还没拂去，又立即投入了开荒造田，大办农牧业这项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肩负起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和工作队的光荣使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经和地方政府商定，他们三人接受去白杨河草原开辟牧场的任务。此时，张大海仿佛还看到战友们热烈送行的频频招手，听到连长方力智亲切的嘱咐：

“大海，这是一个急转弯，也是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别忘了，这五百只羊，是大家从伙食费里挤出来的；要记住，你们这次试办牧场，直接关系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在我们部队的落实。党相信你们，全团同志期待着你们！”

想到这里，张大海思潮起伏，激情满怀。他双眼深情地注视着石虎，两手轻轻地抚摸着鞭子，语重心长地说：

“老石呀，边打仗、边生产是人民军队历来的光荣传统，而这鞭子就是最集中的体现，它的分量是不可估量的啊。难道你忘了昨晚连长讲的那段故事，忘了这鞭子的来历么？……”

怎么忘得了呢！石虎和强勇被深深地打动了。老红军赵班长、连长方力智为了祖国的解放，出生入死，边战斗、边生产的生动情景，象电影一样又清晰地浮现在他们眼前——

那是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蒋介石调动胡宗南的几十万反动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妄图以军事的和经济的各种手段将革命扑灭。边区军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下，英勇地打垮了敌人的猖狂进攻。同时，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当时，方力智已入伍两年多，在跟鬼子的几次战斗中，表现得很勇敢，有一回，还立了个大功。一次，打完仗后，部队忽然向南泥湾开拔。“怎么往后方走呀？”一路上方力智越想越急。等到了南泥湾，听了连长的动员，见了那热火朝

天的大生产的情景，他才明白，思想也通多了。分配任务时，连长叫他去放羊。带他放羊的班长赵金保，是个老红军。

端起刺刀，冲呀，杀呀，多带劲，真要和同志们一样抡起镢头用力气倒也不错，就是这放羊……唉！方力智老是不起精神，心里直嘀咕。

一天清早，他和老班长迎着红艳艳的太阳，赶羊上山。老班长似乎对放羊很有兴趣，收拾了一根挺漂亮的鞭子：五股皮条编得密实匀称，鞭杆坚韧笔直，圆溜光滑，扎着红缨。打扮这根鞭子，真费了番功夫。方力智见老班长这么讲究，不以为然地说：

“班长，放羊还用得着这么好的鞭？”

赵班长将鞭子往空中一甩闪，言简意深地说：“这也是武器嘛！”

方力智将羊群吆喝上坡，又回过头来说：“放羊有啥来头，对革命能使几两劲，能出多大力？”

“小鬼，”赵班长亲切地拉住他的手，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我们现在放羊，就等于在前沿打仗，在跟敌人拚刺刀！”

放羊也算是在前沿打仗，在跟敌人拚刺刀？方力智反复掂量着这句话。

赵班长见方力智眉宇间流露出思索的神情，就进一步说：

“胡宗南包围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目的是想把我们饿死、困死、冻死。毛主席号召全党全军‘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咱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己开荒，纺纱，织布，放羊……为的是打垮敌人的经济封锁。所以说放羊也同样是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

啊，放羊同样是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方力智心头豁然开朗，一下抓住赵班长的胳膊又是摇又是笑……

后来赵金保班长调去前方。临出发那天，又同方力智一起上山放羊。赵班长拉他坐在山坡上，双手捧着那根心爱的放羊鞭说：“方力智同志，我们要分手了，把它送给你作个纪念……”一九四五年鬼子投降前夕，赵班长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方力智为了纪念这位老红军，一直把这鞭子保存着。每当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把它拿出来，想想当年毛主席是怎样教导的，老班长是怎样说的，于是浑身都是劲儿。十年，整整十年啊，方连长把它带在身边，战斗中它曾被鲜血染红过！今天连长又把它传给了我们……

好一阵，他们的思绪才从往事的回忆中拉回来。强勇眼里的泪水都忍不住流了出来。他紧咬嘴唇，将木牌朝空中一举说：

“过去老一辈在南泥湾放羊，今天，我们要在白杨河建立牧场，这叫革命传统开新花，南泥湾精神大发扬！”

“可为什么一定要去白杨河和哈萨克人打交道呢？”石虎仍然有些不理解，“头年咱们在那里剿过匪，语言不通，情况复杂，到现在连民主改革都没搞。那个和匪首有勾结的头人木奴哈里，还骑在牧民头上，那个漏网的匪顾问还下落不明。要放羊在部队附近放得了，何必到那里去捅漏子！”

张大海朗朗笑道：“老石，拨出这块地方给咱建牧场，这是地方政府对部队的关心。正因为木奴哈里这些牧主、头人还在欺压牧民，而象哈比肯、阿依曼这样的贫苦牧民正渴望翻身解放啊！你想过没有，我们不只是去放羊，我们还要把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带到草原，照亮牧民的心。千百年来反动统治阶级造成的民族隔阂一定能消除，捆住哈萨克牧民的锁链一定会砸碎。你想想，咱们和哈萨克兄弟手携手地把草原闹腾起来，该多么有意思啊！”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挎包里掏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有毛主席的光辉思想指路，我们一定能在草原站住脚，一定能和哈萨克贫苦牧民一起走上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

这出自肺腑、充满激情的话语，感染了强勇和石虎；毛主席的著作，象一轮红日在他们面前升起。他们惊喜地凑过来，夺过书，争相传看。

张大海春风满面，喜上眉梢。他顺手“啪——啦”甩出个响鞭，嘴里打个唢哨，只见带头的山羊一撒欢，羊群立刻奔涌起来，向着草原，向着草原……

边疆冬天脚步是迟缓的，而春天也向来是姗姗来迟。但今年的春天却来得格外早，也许是春风度过了玉门关，大自然也在兴奋地萌动吧！你看，才三月初，大地已从冰冻的窒息中解脱出来。冻裂的地面，饱吸着雪水，变得柔软而舒松，严冬留下来的伤口，得到人间春天的抚摸，一下愈合了，开始露出春天的娇秀，白杨树冒出绿豆大点的芽苞，渠边绽出一片花蕾。

第四天下午，他们来到了白杨河草原的边沿。远远望去，前面是一座小镇。小镇的前方，白杨河象一条闪光的绸带横贯草原。对岸，稀疏地点缀着百十顶高矮不一的毡房。

他们走到离小镇几百米远的地方，发现一条大黑狗，嘴里叼着个什么东西，迎面跑来。一个哈萨克妇女，手拿木棒吃力地在后面追赶。

张大海忙叫石虎和强勇把狗截住。三人下马，展开了一个“小战斗”：一左一右，另一个从前面阻截。黑狗见势不妙，将嘴里的东西丢下从一旁溜走了。强勇跑过去，拣起一看，原来是一只刚宰下来的肥羊腿。

女人看来有了身孕，吃力地跑过来，见一个戴着红星帽徽的陌生军人拣到了羊腿，戒备的目光一闪，犹豫地站住了。随后，悄悄地扭过身，欲走不能，欲要不敢。张大海见这女人神色拘谨，破烂的裙子底下赤裸着一双冻得发了红的脚，心里不禁一热，面带友好的笑容，小心翼翼地将羊腿递过去。女人一惊，开始茫然无措，接着又连连后退。不知她是害怕这种接触呢，还是别有疑虑。张大海又向前几步，落落大方地将羊腿塞到她手里。女人终于在迟疑和慌乱中接住了它，不但没说一句感激的话，反而担心谁会逮住她似的撒腿就跑。跑了十几米远，却突然转过身来，深深地向他们一瞥，胆怯而含蓄地露出一丝浅笑，然后磕磕绊绊地跑得更快了。

望着远去的背影，三个人都在想：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集拢羊只，准备过镇。

这是一座不大的小镇，中间横贯着一条街，街道两旁一排排土屋在白杨树的掩映下，显得格格外整齐。沿街有条水渠，水象脱缰的马驹，欢蹦乱跳地流淌着，给小镇增添了一派喜色。

张大海正要赶羊，石虎忽然将前面的山羊赶回，以商量的口气说：

“班长，咱们绕过去吧？”

“不，”张大海猜出了他的心思，口气十分坚定，“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石虎用脚尖踢着石子，噤着嘴：

“解放军赶羊过街，有点……”

“有点难看是不是？”张大海连责备带强调，“我们正应该把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的架势摆出来，让老乡们看得见，摸得着。这意义大着呢！敌人说我们在这里站不住脚，那就作个样子给他们看看！”

“对着哩！”强勇精神十足，一下摆开了架势，“过去咱们拉着大炮，威风凛凛地进城；今天赶着羊群，鞭声叭叭地过街，都是一码事！”

张大海颇有同感地点点头。是的，赶羊过街，它向各族人民表示：我们从太行山、从延安、从大西北到哈萨克人民中间来了，从战火纷飞的疆场转到草原，来开辟另一条战线，已在这里吹响第一声号角！

“过！那就神气点！”明确了这一点，石虎精神抖擞起

来，整整衣冠，束束腰带，甩响鞭子。羊群也好像发现主人格外得意似的，“咩……咩……”地唱着动听的歌，涌进街道。

骏马的嘶鸣，羊群的欢叫，“叭叭”的响鞭，耀眼的红旗，以及那块写着朱红大字的木牌，把小镇轰动了。人们从小巷里、土屋里、毡房里、果园里涌出来，站在门前观望。羊群是他们看惯了的东西，但三个头戴红星帽徽、缀着鲜红领章的解放军战士，赶着羊群向草原进发，却使他们感到格外新鲜，也觉得不可思议。这里，有老人的诧异目光，少女的窃窃私语，连那些少见世面的妇人，也大胆地挤进人群来看热闹……

“快来看，阿里米亚^①放羊！”那些胖墩墩的男孩子、女孩子，光着脚丫，跟在这支队伍旁边跑着，喜气洋洋地呼喊着，向人们报告这个自古以来从未听说过的喜讯。

孩子们热情的呼唤，给石虎增加了几分气派。刚才那种怕“难看”的感觉完全没有了。他挺胸昂首，带着威武的气势，鞭子甩得象放连珠炮。

张大海满脸笑容，频频向沿街的人们点头，招手。

人们欢呼着，跳跃着，发出一连串热情而友好的问候声：

“加克斯！”^②

① 哈语：军队。

② 哈语：好。

“亚克西！”^①

几个穿着袷袂^②、胡须斑白的维吾尔族老人，深深地俯下腰，右手抚胸施礼，表达他们的敬意。张大海迎上前去热情地同老人们握手，说明到这里来的目的，并向他们述说美好生活的远景。老人们象听神话似的，眼里闪着光采，陌生的感觉消失了，彼此之间架起了一座感情的桥梁。孩子们也毫无顾忌地将强勇紧紧围住，用手指着他军帽上的红星，还大胆地摸摸枪。强勇用半通不通的哈语，借助手势给孩子们讲了一个剿匪故事，又用笛子吹了一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当然，张大海也敏锐地注意到，在欢迎人群背后，偶尔也投来一双敌视的目光，掠过一丝痉挛的阴笑。

岂止是敌视的目光，痉挛的阴笑，他们已经开始了反对解放军进驻白杨河的行动。那个撵狗的女人已被关进马圈。这女人叫艾比加尔汗，是巴依^③的女奴，狗叼走的羊腿虽然被夺了回来，交还了牧主，但牧主说她同解放军接近，应该得到惩罚，因而仍然挨了顿毒打。

艾比加尔汗咬着淌血的嘴唇，把头一扬，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反抗的精神。狗腿子见她竟敢反抗，用绳子捆绑双手，连拖带拉，将她关进马圈，高高吊在横木上。

艾比加尔汗强忍着肉体的痛苦，深沉地思索着：解放

① 维语：好。

② 无领对襟长衫，或外衣。

③ 哈语：牧主。

军肃清了土匪，使草原安定了，他们是牧民的救星。可为什么巴依却说汉人是哈族人的死对头，是不能亲近的？刚才遇到的三个背枪的汉人倒是那么和气，那么好心，并不象巴依说的那样可怕。于是，一种觉察不出来的东西在她心里隐隐撞动着，但又不明确它是什么。她那双充满愁思的眼里，爆出了一点亮光，嘴角也隐约露出一丝含意不明的微笑。

毒打的阵阵伤痛，长时间吊起胳膊产生的麻木，使她昏了过去。

过了一会，她突然被一阵喧闹声惊醒。她忍着痛，静心细听，发觉这不是牧村里惯常的嘈杂，而是一种草原上从来没有过的惊奇、欢快和兴奋。她多么想向外看一眼啊！她心急如焚，不顾全身的束缚，将蓬乱的头伸进苇子和红柳枝杈里，不顾一切地碰着，撞着，钻动着。一会儿，她的脸被划出一道道血印，头发缠成了一团，终于从围墙上撞出了一道缝隙。

她在胳膊上擦干泪水，定睛望去，只见哈比肯带着女儿娜比汗在迎接解放军。

哈比肯年约四十五、六岁，穿着皮衣皮裤，高大的身躯象一堵小崖，方脸如古铜色浮雕，天庭饱满宽阔，颧骨隆起，下颏蓄着火红的胡须，配上一双雄鹰般犀利的眼睛，看得出来，他是一个如火焰般透明亮堂的人。他出身贫苦，为人刚强正直，敢于藐视牧主头人，不为反动权势所惑，一身有着苦难的遭遇和不屈反抗的历史，因而在白杨河一带深受贫

苦牧民所尊敬。对于解放军，哈比肯是早已熟知的，还是在半年多以前，在配合解放军剿灭乌斯满匪徒的斗争中，他就和张大海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娜比汗，是去冬追剿土匪途中，张大海他们从土匪枪口下解救出来的女孩子。由于她父母都叫土匪杀害了，孤苦无依，哈比肯把她收养了。她穿着一条粉红色的对襟裙衫，上身罩着淡绿色的坎肩，脖子上带着银色的项圈，头上戴着镶有银圈的花帽，帽上插着几根长长的翎毛，胸前挂着的银饰，跑起来叮当叮当地响。她一见到去年就熟识的三个战士，扑上来拉住张大海的手，带着语意不通的困惑，用手势、眼神，以及跳跃性的动作，急急忙忙地向他们表达自己的感情。张大海也模仿她的姿势，用同样的方法同她交流感情，逗得四周的人哈哈大笑。

“可怜的孩子，六岁就成了孤儿，谁抚养她啦？”娜比汗欢跳的样子，触动了强勇的感情。

“你们不知道，大叔比对亲生女儿还要疼她呢！”一个小伙子指着哈比肯回答说。

“唉，要不是解放军，别说她，连我这把老骨头也保不住哟！”哈比肯感慨尤深地说。此时，土匪抢劫白杨河、枪杀娜比汗父母的情景，他自己和土匪拚杀的情景，他主动为张大海他们带路全歼残匪的情景，象流云一样，又在他眼前掠过。

阿依曼骑着马，怀里抱着东不拉走了过来。他银须垂胸，风姿潇洒，给人一种饱经世故，才华横溢的感觉。

阿依曼和葛地微笑着，在马鞍上弯腰答礼，显得十分热情。他将手伸给战士，向他们祝福。接着，眯着一双深沉的眼睛，轻轻地拨动琴弦，放开歌喉唱道：

远方的金鹰来草原降落，
这是草原幸福的喜讯；
毛主席对哈萨克的关怀，
海洋哪及得它深。
见到亲人我管不住心中的百灵，
我想象的翅膀在云天驰骋，
让满天的彩霞为你们起舞吧，
让遍野的鲜花为你们织锦。

……

声调抑扬顿挫，旋律千变万化，一会象倾注而来的暴风骤雨，一会象灵巧的云雀在婉啾啼鸣……

艾比加尔汗眼含泪水凝视着，每一阵东不拉琴声都震动她的耳鼓，每一声欢笑都落进她的心田。她那酸苦的心，仿佛感受到了军民间的鱼水深情，体会到了民族友爱的温暖。

她的头更加使劲地钻动着。围墙的缝隙在扩大，终于被捅开了碗口大的一个洞。于是，眼前豁然开朗，她好象完全置身于街上热烈友好的行列里了……

是呵，三个赶羊的战士，给这个偏僻的小镇带来了多么